

作為曾經的堅實票倉,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亞裔選民正在遠離民主黨?資深撰稿人、曾在中國接受過教育的海倫·羅利(Helen Raleigh)在《新聞周刊》上發文探討這一問題。文章摘譯如下:

最高法院剛剛同意受理兩起大學平權行動案件,同時還將探討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本科錄取過程是否有歧視亞裔學生的現象。很多亞裔其實都希望最高法院能夠借此消除種族歧視,確保所有學生擁有一平等的機會。

對亞太裔來說,沒有什麼問題比教育更重要。工薪階層的亞裔移民家庭尤其重視這一點,將之視為讓子女擺脫貧困、實現美國夢的一個重要途徑。

但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民主黨人選擇了接受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這種理論會將任何群體結果中的所有差距都歸咎于系統性種族主義。該理論的支持者聲稱,必須廢除精英教育體系,讓教育公平化。過去兩年,民主黨人一直在推動教育改革,比如取消精英高中的擇優錄取制度和英才項目等。拜登政府最近還呼

籲最高法院駁回對哈佛基于種族的反亞裔招生政策的挑戰。

民主黨人把目標對準了亞裔學生最活躍的學校。他們認為,精英學校的亞裔學生“過多”,應該為“受壓迫的有色人種”騰出空間。批判種族理論的支持者甚至堅稱,把亞裔稱為“有色人種”不準確。

這些教育“改革”和民主黨為其辯護的理由令亞太裔家長不快。美國的亞裔長期遭受着偏見和歧視,他們也是民權運動的一部分,在幫助美國成為一個更公平的國家上起到過的影響不可磨滅。亞太裔社區的教育和經濟成就恰巧證明瞭美國在種族平等上取得的進步。

幾十年來,亞太裔選民一直是民主黨及其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但是近來,他們不僅對民主黨的教育政策感到失望,也擔心其軟弱的犯罪政策會影響到自己的安全。

奧克蘭和紐約等美國一些最進步的城市針對亞裔的暴力犯罪不斷增加,讓亞裔對自己的安

全問題很緊張。在亞特蘭大槍擊案致6名亞裔女性受害後,亞裔曾希望能借此促使民主黨領導人採取措施解決針對亞裔的暴力犯罪問題,但事實卻是大型城市的亞裔安全狀況正變得更糟。從2020到2021年,單紐約市的反亞裔犯罪就增加了350%以上。

在亞太裔社區中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絕望感,認為在民主黨的領導下,自己的安全狀況不會得到改善。這讓一些亞裔感覺自己像是被民主黨拋棄了一樣,於是把選票和忠誠轉移到了其他地方。

去年11月,紐約市長競選中,共和黨候選人柯蒂斯·斯利瓦(Curtis Sliwa)在工薪基層亞裔佔多數的10個選區擊敗了競爭對手埃里克·亞當斯(Eric Adams)。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中,共和黨人格倫·揚金(Glenn Youngkin)當選的

原因之一就是獲得了亞裔選民的支持。

不過,民主黨最應該擔心的是今年11月的選舉:今年可能是民主黨失去最多亞太裔選民支持的一年。不過,共和黨也不能想當然的認為亞裔選民政治立場的轉變會讓他們受益。雖然目前亞裔在美國選民中所佔比例不到6%,但預計到2055年,亞裔將超過拉美裔,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



被罵“滾回中國”，華裔拳手霸氣還擊

中新網1月27日電 近日,美國洛杉磯的亞凱迪亞(Arcadia)市發生一起亞裔種族歧視事件。華裔拳手楊連慧被一名流浪漢兩度上門挑釁,後者甚至還放狗咬人。

不過令人解氣的是,被接連挑釁後,楊連慧拿起棍棒回擊,最終將對方打跑。

當地時間1月24日早上8點左右,當楊連慧打開拳館大門掃地時,一名牽着狗的流浪漢突然上前挑釁辱罵,並喊“滾回中國”。

楊連慧說,他當時穿着中國國家隊的隊服,背後有CHINA(中國)的字樣,可能激發了流浪漢的不滿。

是,流浪漢在當天下午又來挑釁。他先是對着拳館辱罵近半小時,還要求當面對話。眼看口頭上佔不到便宜,流浪漢似乎又要放狗咬人。

流浪漢朝楊連慧吐痰。見此,忍無可忍的楊連慧直接抬腳將狗踢跑。

其實,這不是楊連慧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了。

兩年前,一名非裔嫌犯襲擊楊連慧的拳館,隨後二人上演了街頭追擊。楊連慧表示,自己本想用獵槍制服歹徒,但為避免觸犯當地法律,他選擇保持理智,徒步追上去。

過程中,嫌犯持刀還將他刺傷,嫌犯最終逃跑。

亞裔歧視頻發,海外同胞更需自我防護!

近年來,美國涉及亞裔仇恨的犯罪屢屢發生,特別是在公共場所

遭襲擊或搶劫的事件不斷。

1月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終身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在參加採訪節目時,公然發表亞裔“毒害科學機構”的言論。

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

1月18日,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獵隊對陣西北大學野貓隊的籃球比賽中,一名男子對西北大學亞裔學生做出“眯眯眼”、豎中指等侮辱性動作。

15日,美國紐約市,一名華裔女子在地鐵站被流浪漢無端推下鐵軌後,不幸身亡。

美國《紐約時報》指出,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針對亞裔的仇恨攻擊已經讓這個群體承受了太多的苦難和不公。

以居住在紐約的華人為例,哥倫比亞大學去年10月發佈的一份調查顯示,2020年3月到12月期間,58%的人遭受過某種形式的歧視,20%的人遭受過威脅或騷擾。

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騷擾甚至暴力不斷增加,有分析認為,這是美國種族主義歷史的延續。但是,因缺少被廣泛認可的仇恨亞裔的象徵,亞洲人遭受襲擊時,證明襲擊者具有種族主義動機變得非常困難。

因此,在美華僑華人、中國留學生提高安全意識,加強自我防護顯得格外重要。

紐約3名華裔遭錘殺案嫌犯被判定精神病免刑責

據美國《僑報》報道,在經歷了多次延期和社區多次抗議後,發生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羊頭灣的海港城錘殺案27日終於開庭宣判,結果如前一樣,法官判決兇手馬圖諾維奇(Arthur Martunovich)對社區有危害,將無限期關押在精神病院,每半年接受一次精神評估,若恢復良好仍有機會重返社會。該判決一出,猶如當頭一棒令死者親屬和華社倍感失望,稱“這是最黑暗一天”。死者之一潘先生的妻子透露她不排除上訴至聯邦法院。

備受華人關注的海港城錘殺案27日終於開庭,但僅5分鐘庭審就結束了。主審法官當庭宣判被告馬圖諾維奇因案發時患嚴重精神疾患而無需承擔刑事責任。但法官也認定被告對社區構成危害,將被關押進戒備森嚴的精神病院,並每6個月接受一次精神評估,若恢復良好或有機會重返社會。被告馬圖諾維奇當天以視訊方式聽取了宣判。

宣判後,一早從四面八方趕至法庭前的

百多位社區代表和華裔民衆倍感憤怒和失望。為了爭得正義,華社已舉行了多次抗議和示威,但依舊沒有改變結果。

亞裔維權大聯盟總召集人陳善莊表示,當天的宣判結果令人痛心疾首,兇手濫殺三條人命卻不用承擔刑事責任。三年多來,華人為此案進行了多次抗議,而依舊遭受不公對待。亞裔必須團結起來,不要再任人宰割。

死者之一潘先生的妻子在感謝各界一如既往的支持時,也充滿失望與無奈地表示,他們一直痛心地等待,一路上奔波求助,組織了那么多聲援抗議,但結果又回到了原點。而兇嫌傷人時具有辨識能力的,這種殺害三條人命的行為卻不用負刑事責任,讓人憤怒。

潘先生的妻子說,她受過的苦她自己知道,悲劇不能再發生在別人身上。為此,她不排除上訴到聯邦法院,並打算繼續和律師接洽,目的就是讓兇手不能輕易被放出,今生今世不能再重獲自由。



華裔教授陳剛案背後的憤怒與幻滅

陳剛說,過去一年的經歷令人痛苦,讓人深感幻滅。

他說,幾個月前,檢方向他提出交易:政府將放棄刑事指控,換取他承認與中國的一些聯繫。他說,他拒絕了。

“我就是這個心態,”他說。“我沒做錯什麼。”

陳剛的父母都是數學老師,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派往農村教書。成長過程中,他不奢望成為科學家。他的父母都是地主的後代,在中國政府的心目中屬於“出身不好”,不能獲得信任。父親警告他,可能會當一輩子農民。

但後來毛澤東去世了。陳剛參加了首屆高考,以優異的成績成為學術精英。他在25歲時移民美國,並於2000年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他還說,在麻省理工學院期間,他曾經常勸阻那些被招募來將研究帶出美國的科學家。他說,如今美國對科學家的起訴讓他深受震撼,他不确定自己是否還會那麼做。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給出同樣的建議,”他說。“我不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我認為這個國家必須覺醒。我們是在殘害我們自己。我們是在實施真正的自殺行為,對吧?在這方面,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給別人建議。也許要再過一段時間。我不知道。這很難說。”

“這沒什麼好慶祝的,”陳剛在首次接受採訪談論此案時表示。“那是一段悲哀的歷史,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陳剛:我被美國聯邦特工

抓捕的過程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1月21日發表題為《我因司法部的“中國行動計劃”被捕,國會必須調查該計劃》的文章,作者系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教授陳剛,文章講述了作者無端被美國聯邦特工抓捕的過程,全文摘編如下:



2021年1月14日早上6時30分左右,衆多聯邦特工衝進我家,把我的妻女從睡夢中驚醒,給我戴上手銬,將我投入監獄,指控我作爲一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沒有披露接受多家中國實體資金的情況。我早已知道,美國司法部在根據特朗普政府時期啓動的“中國行動計劃”對我進行調查。2020年1月,我在結束海外之行回到美國時在波士頓洛根機場受到盤問,我所有的電子設備被沒收。然而,就在我被捕前一個月,時任馬薩諸塞州聯邦檢察官安德魯·萊林領導的馬薩諸塞州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通知我的律師,不會馬上起訴我。

關於這一突然變化,在我被捕後,此案的檢察官向我的律師表示,起訴進程加速了。起訴書充斥着基本的事實錯誤(例如,列出我在聽別人講座時記下的筆記,彷彿這些內容是我自己的想法),而且我是在離特朗普政府卸任還有不到一周的時間被捕的。這意味着萊林即將離職。在我被捕當天,萊林和負責駐波士頓辦事處的聯邦調查局特工約瑟夫·博納沃隆塔舉行新聞發佈會,對我對美國的忠誠提出質疑。我和家人經歷了人間地獄,長達371天。

2022年1月20日,聯邦政府承認,它無法證明對我的指控,並說撤回此案是“爲了司法的公正”。

在我看來,這是一次出于政治和種族動機的起訴,而且沒有贏家:我的聲譽受到玷污,我的家人蒙受痛苦,我的研究所失去了一位教授的服務,承擔了爲我進行法律辯護的經濟負擔,美國納稅人的錢被浪費了,美國從世界各地吸引人才的能力急劇減弱,科學界感到驚恐。萊林和博納沃隆塔使研究人員不敢與中國合作,成功製造了他們想要的“寒蟬效應”——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削弱了美國的巨大優勢之一,即我們在學術研究與合作方面的豐富歷史,而這些研究與合作使美國而不是其他某個國家在學術領域作出了衆多發現。他們這樣做的時代背景是,爲應對人類生存面臨的威脅,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變暖,迫切需要進行國際科學合作。現在,無論出于什么原因,連萊林都承認,他參與制定的“中國行動計劃”已“失去焦點”。

讓我明確以下一點:雖然我的經歷中的一部分肯定是關於受到嚴重誤導的“中國行動計劃”,但也涉及聯邦調查局、聯邦檢察官和其他聯邦調查機構的嚴重錯誤。正如我的律師團隊所主張的,博納沃隆塔和他的特工忽視了能夠開脫罪責的基本證據,在我被捕前未與重要證人面談,而且在各種正式文件中明顯給事實添枝加葉。

雖然我的案子“爲了司法的公正”已被撤銷,這讓我感到釋然,但我懇請國會和美國司法部對此事進行徹底審查,追究要爲這一明顯不當行爲負責的個人的責任。

我30多年前從中國來到美國。這個國家的承諾是,種族不應是什么重要問題。但是,看着“中國行動計劃”,我難以下此斷言。

誠然,並非每位遭到指控的教授都是華裔,但絕大多數都是,而且,司法部受誤導的起訴理論很可能會針對數以千計未能列舉與外國實體的每一次常規專業活動的教授。

儘管承認錯誤可能是痛苦的,但歷史表明,這是前進的最佳途徑。